

为灵魂寻找安处

●刘超



资料图片

说:“艺术不啻为一种治疗方式,帮助引导、告诫和抚慰它的受众,协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。”那些看似“不太聪明”的艺术活动、手工制作、田园劳作,实则都是对灵魂的治愈,是对异化生活的抵抗。这归处,或许在方寸阳台的花草间,或许在深夜书房的灯影下,或许在老友对坐的茶香里。

记得《菜根谭》中有言:“闲中不放过,忙处有受用。”古人早已参透忙闲之道的奥秘。今人每以“内卷”自嘲,而不知所以卷者,正是将全部生命价值系于外在成就之故。若能在功业之外,另辟一方心灵田园,或可免于无限竞逐之苦。

今年天气格外炎热,上周终降一场大雨。我正在阳台上收衣服,瞬间雷声大作,暴雨倾盆。闻着雨冲洗着树叶的清香,我决定放下琐事,拿一板凳坐下,静静听着急促的雨声,忽然明白林语堂先生在《生活的艺术》中所说:“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。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,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,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。”

当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,不妨放下手机,静坐片刻,听一听内心的声音。那里有一个家,永远为我们敞开大门,等待漂泊已久的灵魂归来。

迁居西城已一年余。这里是青岛的老城,一切缓慢而安静。这里的海靛蓝而沉静,少见别处惊涛骇浪拍礁石、席卷白沙的场面,浪花总是小心翼翼地攀爬、抚过岸边的大青石台阶,仿佛怕惊吓到想下海游泳的人。于是,老老少少,三三两两,很快读懂了大海的心意,戴着气臂套、系着圆浮漂,也不管会不会游泳,纷纷走下大青石台阶,跳入两三尺深的海水里。大海和人们拉了小指的勾勾笃定了友谊,这真的就是老青岛说的“洗海澡”——赤日炎夏,到清凉的大海里洗个澡,离家近的人洗完穿着泳衣走回家冲水;还有人载着大矿泉水桶,装着淡水在岸边直接冲去体表附着的盐分,这便是老青岛人的畅快吧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青岛人生长在大海边,吹着海风、洗着海澡、吃着蛤蜊、喝着散啤,有着大海的敞亮和深情,亦有大海的狂放与不羁,还都带上点红嘴海鸥的小情调:在大海边洗完海澡晒得黝黑,冲过矿泉水桶里的淡水,再套个大布套,在里面换好衣服,嘴里还一直哼着苏联歌曲《红梅花儿开》……老青岛看着没啥唐突,丝毫也不觉得奇怪,多么和谐而又有情怀的画面。

远处,渔船伴着游艇泛起雪白的浪花,在海面留下长长的白尾巴。再远上一点点,一艘艘货轮缓缓地进出海港,这些货轮可漂亮了,船身漆着不同的颜色,标有显眼的英文字母,载着五颜六色整整齐齐的集装箱,威严肃穆地进港出港。每当这个时候,“看!大船!”一有人提醒,家里的大人孩子马上齐聚到阳台的窗边,向来来往往缓缓驶过的大船们行着注目礼。

海的对面就是青岛前湾港,码头沿着海岸线延伸,左边连着海岛,右边是群山。夜晚,前湾港码头的灯亮起来了,像一串璀璨的五彩钻石项链,串起大海与星辰;夜行的船也点亮船舷侧灯,宛如一条条珍珠项链在海面穿过。

我教着女儿梓元吟诵“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”,她的理解竟比我多三分,想来定是窗外的明月告诉她的;我跟她讲解“池亭人挹藕花风”,乘着海风,带着梓元和她的朋友一起下到海里嬉闹;“衡门之下,有琴有书。载弹载咏,爱得我娱”,就和梓元拎着蟹笼、带着鱼肠子,去海边钓赤甲红大螃蟹……

儿子浩元在外求学,只有周末回家,明年他还会去更远的地方读书,离家会越来越远。过往只能追忆,未来的焦虑也无用,我们能把握的唯有现在——今天是明天的过往,也是昨日的未来,所以做好当下、珍惜此刻,才是最该做的事。我想起一些未完成却能实现的心愿,便想着:不妨去试试,做自己能做到的就好。

家里有一本《小石山房》印谱,里面有一方圆印:“闲居明月种梅花”——深陷琐碎日常时,若依稀尚存有与明月独处、小酌、交心的时光,有心境种满一窗繁花,便留有“为人”的痕迹,四时相守,人间值得。

人间值得

闲居明月种梅花

●宋香宁

我的青春是穿军装的样子

●周丽娟

手指拂过箱底,触到那方挺括的蓝。熟悉的樟脑气息混合着陈年布料的微尘,氤氲开来,瞬间将我拽回被军装定义了的青春岁月。

“我爱这蓝色的海洋……”歌声如潮汐,总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拍打心岸,思绪便随之溯流而上,回到那军旅岁月的起点——剪落长发,换上戎装,少女的懵懂被直线加方块的秩序重塑。训练场上的汗水、哨位上的凝望、战友的笑语,连同那身独一无二的军装,一同烙印成生命底片上最清晰、最骄傲的影像。

十五六岁是人生的花季。我的花季,留在了军营的沃土。斑斓的青春梦,被郑重地打入背包,带进了热血沸腾的军营熔炉。海洋蓝军服,便是我最独特的青春华服。挺括的肩线,奇异地调和了少女的柔婉与战士的刚强;行走间,步伐踏出的青春鼓点,是任何霓裳羽衣都无法比拟的生命韵律。

十几载军旅岁月,军装亦在无声中诉说着变迁。

1982年秋,甫入军校,领到的是肥大的65式军装。红领章,红五星,无檐软帽,质朴得如同那个年代的底色。冬装的口袋是身份的密码——干部四个兜,战士两个兜。最难忘肥硕的裤管,几乎能容下两条腿。爱美的心按捺不住,偷偷寻了裁缝,将过分的肥大悄悄收拢几分。穿上身,挺直腰板,镜中的自己仿佛也添了几分飒爽,心底便漾开一丝隐秘的欢喜。

1985年初,临近毕业,85式军装悄然上身。它如短暂的过渡,为后来的军装变革铺路。红领章与红五星隐去,取而代之的是大檐帽、闪亮的圆形帽徽,以及标识军种的胸章,这种改变,预示着新征程的开启。

1988年初,再次入军校学习。87式军服诞生了,标志着与国际化逐步接轨。首次细分为常服、礼服、作

训服、迷彩服,区分出军衔服与文职服。新军衔制下,肩章承载着军人的荣光。只是改革之初,一个小小的插曲令人莞尔:文职干部一时没有相应的军服。尤其部队医院里,医生护士的着装与市民百姓一样。大约1991年,文职军装才亮相,有了单独的肩章。

及至后来,97式、07式及21式军服相继登场。2000年,我脱下戎装,转赴地方。行囊里,唯余白、蓝两套旧军装,成为那段峥嵘岁月最沉默也最厚重的注脚。

如今,它们静卧箱底。每一次翻检,沉睡的记忆便骤然苏醒。熟悉的气息瞬间将人包裹,唤醒了我对军装刻骨铭心的依恋与不舍。

于是明白,人与军装,原是相互塑造与成全。人着军装,便承担起沉甸甸的使命与荣光,浸透了奋斗的汗水,锻造了不屈的筋骨,更将最炽热的青春与热血融入了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。军装于人,则塑造了军人挺拔如松的身姿,锤炼出宁折不弯的顽强意志,为一生打好坚实的基础。

何其有幸,我的青春是穿军装的样子。那一抹军蓝,是命运的召唤,是时代的赋予。它如一束强光,穿透了青春岁月的迷茫,照亮我人生之路的每一步征程。

而今,虽置身安宁祥和的日子里,但军营熔炉铸就的强大精神已融入血脉。无论面对任何惊涛骇浪,源自军营的坚韧,让我不再轻易退却;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顿,被军装撑起的脊梁,让我傲然挺立一往无前。

青春的脚步已然远去,身着军装的记忆,却如同深海明珠,在时光的暗流中愈发璀璨夺目。它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勋章,无声地激励着我在未来的征途上,以军人的姿态无畏前行,续写平凡中的不凡。那抹青春的军蓝,在岁月的长河里永不黯淡,永远闪耀着独有的、永恒的光芒。

注事如风

征稿启事

来稿要求
1000字—1500字左右,内容要有细节、有故事、有真情,而且一定要原创,题目、角度、文体均不限。投稿邮箱:zaobao-fukan@126.com



扫码关注
“文化青岛”